

“长征的历史从未远去，长征的路在不断延伸。”

90多年前，长征路上的条条江河如道道险关。中央红军从于都河上百姓用门板搭建的浮桥深夜启程，于乌江天险破浪强渡，迂回破局，在大渡河铁索桥上浴血冲锋，以无畏勇气冲破重重封锁、踏过漫漫征途。

90多年后，天堑通途，山河巨变。这三处江河架起了一座座现代化桥梁，飞虹卧波，连通山海，赋能发展，新长征路上的奋进故事接续上演。

“精神所在，就是力量所在。”江河之隔，桥渡之变，丈量的是山河焕新的壮阔征程，映照的是为民的初心、攻坚的气概、坚定的信仰，传承的是跨越时空、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

“桥”见初心

江西赣州，于都河畔秋景如画。90多年前，中央红军长征从这里集结出发。守护好、讲述好这段历史，是于都县红色资源保护发展中心主任钟敏的工作。在她看来，这段历史中最动人的，是一个个普通于都群众的选择——

1934年10月，8.6万余名红军集结于都河北岸，河宽600多米，无桥可渡。

渡河需要架设浮桥，可是木料从哪儿来？共产党员刘治三卸下自家大门门板；木料不够，他又拆掉厢房的隔板墙；最后，一间房里的6根房梁被他锯下了2根送去渡口。

家人哭着阻拦：“拆得七零八落，往后怎么住？”刘治三的回答被家人记了一辈子：“红军过不了河，咱们连累的地方都没有！”

当地百姓毫不犹豫拆下自家的房门、床板，妇女们日夜赶制草鞋，青壮年主动撑船摆渡、担任向导……军民每天下午4点开始架桥，晚上8点架通，红军星夜渡河，次日凌晨拆除隐蔽，5座浮桥反复架拆，敌人毫无察觉。

刘治三老宅的那扇门板，终究没能寻回。后来家人日子好了，还是选择不补，为的就是让一段历史不被时光湮没。

“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谁把人民放在心上，人民就把谁放在心上。”

如今，于都河上的浮桥已成历史，城区段5座大桥依次排开：红军大桥、长征大桥、集结大桥、渡江大桥、胜利大桥。5座桥的建设史，正是践行为民初心的生动写照。

1997年，于都首座现代化跨河大桥——长征大桥建成。通车那天，县城万人空巷。当年红军夜渡出征的河上，川流不息。

2000年前后，于都河南岸，植林工业园启动规划建设，制衣厂、罐头厂等拔地而起，新建大桥，被提上议事日程。

当时有人质疑：“一座小县城，有必要花钱再建大桥吗？”

“建新桥，是支撑城市拓展、产业落地的民生刚需。桥通了，还能辐射周边县区。”于都县自然资源局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研究中心主任段绍兴说。

2003年，红军大桥建成通车；2009年，渡江大桥落成。3座桥通车后，于都河南岸被迅速激活，一片产城融合的新城拔地而起。

城市扩容、红色文旅升温，于都河两岸交通压力增大，南北片区功能联动不足，群众出行不畅。于都再次谋划建桥。

2023年，集结大桥竣工通车，加速一江两岸商贸、产业互通；2024年，胜利大桥通车，一路串联起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纪念馆、长征学院等红色地标。

“5座桥，打开了发展新天地，新城成形、产业兴旺，百姓安居乐业，这样的‘富民之桥’建得值！”段绍兴感慨。

2019年5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乘飞机、坐火车、换汽车，辗转奔波7个多小时来到于都。总书记动情地说：“现在国家发展了，人民生活改善了，我们要饮水思源，不能忘记革命先辈、革命先烈，不能忘记革命老区的父老乡亲。”

征程漫漫，初心如磐。从长征启程的浮桥到今天的“富民之桥”，变的是桥渡方式，不变的是共产党人始终同人民风雨同舟、血脉相通的初心本色。

“桥”见气概

贵州瓮安，乌江中游江界河峡谷，两岸绝壁如刀削斧劈。从渡口眺望，一座大桥飞架两岸。

2025年3月，乌江特大桥主拱在此合龙：全长520.92米，主跨337米，是国内单线铁路最大跨度混凝土拱桥。

“这是当年红军强渡乌江的战斗遗址。”中交路建瓮马铁路八标项目生产副经理解庆雷指向脚下水域说。

纵横天下路，难过乌江渡。1935年1月，寒风凛冽，波涛汹涌。中央红军在江界河、回龙场、茶山关等渡口发起强渡乌江战役。

水流凶猛，江水刺骨。对岸守敌凿沉岸边船只，依托绝壁构筑多层碉堡，以重火力封锁江面。红军无大船，缺船工，少重装备，唯有“强渡”。

第一次试渡失败后，18名勇士乘3只竹筏再次犯险，终有5名勇士摸到对岸趁夜色潜伏。第二天大部队强渡乌江，将士们冒死撕开防线，为进军黔北、占领遵义打开生路。

强渡乌江，是长征路上一次重要的战略脱困，靠的是勇气，是不怕牺牲的气概。十几天后，遵义会议召开，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近90年后，同一片天险之上，建设者开始了又一

场“强渡”——建设乌江特大桥。

江界河峡谷地处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环保要求高；岸坡最陡达85度、相对高差400米、水深百米……建设者面对的是生态保护、极端地形、高空作业叠加的“难关”。

修桥先开路。常规做法是开挖岸坡修便道，水源保护不允许；搭临时栈桥，在峡谷又落不了地。团队反复勘察，在乌江右岸山体后侧凿出一条245米长的隧道，直通拱座施工区。

两岸没有平地，也没有码头。团队在外地加工和预拼装钢管拱节段，再用运输船运来。钢管拱节段属于“超大构件”，单节最长的近11米，每船运输体量相当于36个标准集装箱。

乌江航道上，从来没运过这么大的构件。“首船抵达那天，守在江边的建设者，很多人眼眶都红了。”解庆雷回忆。

建设中，百米高空“穿针引线”，团队依山就势，架设不对称的高低塔缆索吊系统，塔顶高差约35米。一根根钢管，在空中完成对接。

今昔对照，令解庆雷感慨尤深：90多年前，红军强渡天险历尽重重困难；如今，缆索吊先导索由无人机牵引，仅40秒便跨过近600米宽、400米深的峡谷。

两批“渡江人”，同一片天险，以无畏的攻坚气概写下了胜利答卷。

不只乌江，今日贵州万桥飞架，从“千沟万壑”到“高速平原”，硬是把昔日天险变成联通外界的经济大动脉。

今天，山河之间的天险不再，但新长征路上的“难关”仍需跨越，改革攻坚、科技破题、自我革新，彰显的正是“挺身而出、迎难而上，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气概。

“桥”见信仰

清晨，四川泸定，大渡河的泸定桥上，横亘的13根铁索，铁链重达21吨。阵风掠过，铮然作响。

65岁的王其学，掀开泸定桥桥头的木盖板，顺着近乎垂直的检修爬梯收身下行。桥基底部幽暗、潮湿。他猫着腰，借着手电筒的光一步一步挪动，逐条检查铁链、索扣与锚固部位。

这些动作，他重复了43年。

“大渡桥横铁索寒”。1935年5月29日，22名红军勇士冒着枪林弹雨，沿着铁索匍匐向前。守敌点燃堆在桥头的木板，火墙腾起，铁索烧得滚烫。

冲！穿过火海，扑上桥头，展开肉搏，夺下泸定桥，中央红军北上的生命通道就此打开。红军以血肉之躯突破天险，撕开封锁，打赢绝境突围的关键一战。

什么是信仰？信仰就是明知前方九死一生，依然义无反顾，因为身后是千军万马的生路，是革命的未来。

当年红军用生命夺取的那座桥，一直被用心守护。

王其学是土生土长的泸定人，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他从小听到大；信仰无形，却能惊天动地。

他的父亲，是泸定桥修桥施工队的一员，还参与过川藏公路大渡河悬索桥的修缮，一直干到退休。1983年，22岁的王其学接过父亲手中的扳手，加入桥工队。

泸定桥3年一小修，5年一大修。小修，把桥板全部拆掉，检查铁链和后来新增的9根加固钢缆，再重新铺板。大修，要把13根铁链全部拆下，查看有没有“暗伤”。早年没有机械，全靠人力把沉重的铁链拉到检修场地，再一根根拉回桥上重装。

数十年只做一件事，王其学认准一个理：“红军拿命夺下的桥，我们一丝一毫都不能马虎。”

现在，王其学成了工地上的技术指导，手把手教年轻人除锈、打黄油、捆桥板。在他看来，“修桥不只是手艺，更是感情、是信念。”

红军用生命夺桥，守桥人用半生护桥；勇士所为惊天动地，平凡举动默默无闻——同样的信念，不同的作为。

如今，泸定桥“家族”不断壮大。大渡河泸定段上，各类桥梁有36座，平均2公里多就有一座横跨江面。

2018年底，雅康高速泸定大渡河兴康特大桥建成通车，桥面距大渡河水面239米，相当于数十层楼高，被誉为“川藏第一桥”。

“每年有100多万台车从桥上平稳驶过，我每天的工作，就是保障这座桥健康运行。”蜀道集团藏高雅康（泸石）公司运行调度中心负责人陶伟说。

大渡河水波涛依旧，泸定桥褪去战火硝烟，留存攻坚底色，一座座现代化大桥凌空飞架，连通平安坦途。

跨越山河，大道通衢。我国已是世界上桥梁最多的国家，截至2025年底公路桥梁已达114.41万座。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为了人民、国家、民族，为了理想信念，披荆斩棘、砥砺前行，无论敌人如何强大、道路如何艰险、挑战如何严峻，总是毫不畏惧、绝不退缩”。

……………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是党和人民的新长征。”

江河无言，浩荡奔涌。一处处桥渡变迁，是山河巨变的生动缩影，更是伟大长征精神跨越时空的最好见证。

90多年前，长征途中，红军将士跨越近百条江河，以血肉之躯冲破道道天险，从一次次绝境中走向光明。今天，我们赓续红色血脉，扛起时代使命，永葆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奋斗姿态，又去聚力征服一个个新的“娄山关”“腊子口”。

时代在变，桥渡方式在变，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使命始终不变，中华民族奔向伟大复兴的坚定步伐始终不变！

（本报记者金正波、李龙伊、周欢、程焕、宋豪新）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2500万元用于支持西藏抗震救灾工作

本报北京10月23日电（记者史一棋）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向

西藏划拨专项资金2500万元，用于支持抗震救灾工作。

中央组织部要求，灾区各级党组织要

西藏那曲市巴青县7.0级地震抢险救灾全面展开——

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 抓紧调拨抢险救援物资

本报那曲10月23日电（记者卞民德、徐驭尧、琼达卓嘎）记者从那曲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此次地震震级高、震源浅，巴青县玛如乡、岗切乡等震中核心区域震感强烈，截至10月23日13时，已造成16人遇难、76人受伤，房屋倒塌及受损339户。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现场抢险救援全面展开。自治区、市、县三级共投入各类救援力量5000余人，按搜救、医疗、安置、保供、排险等任务编组作业。截至23日下午，已逐村逐户完成3轮搜寻，转移群众12489人，玛如乡二村等18个安置点已完成帐篷搭建，其余安置点正在搭建中。下一步，随着板房陆续到位，帐篷安置的群众将转入保暖条件更好的过渡安置用房，确保有安全住所、有保暖衣被、有热饭吃、有干净水喝。

22日夜至23日凌晨，巴青县余震不断，那曲民警辅警协同消防救援等各方救援力量，全力开展人员搜救搜寻、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

本报北京10月23日电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地各部门紧急行动起来，全力组织抢险救灾工作。

23日，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



把温暖送到帐篷里

本报记者 徐驭尧 人民网记者 李海霞 次仁罗布

10月23日22时，西藏那曲市巴青县玛如乡二村安置点，寒风一阵接一阵。帐篷外，气温已跌破零摄氏；帐篷内，火炉生起，暖意散开。

玛如乡党委书记唐洪刚和几名工作人员打着手电，拿着登记册，挨个帐篷走访：“缺不缺什么？有什么需求一定跟我们讲。”

唐洪刚走到一位老人的床铺前，蹲下身子，摸了摸被子的厚薄，又看了看火炉烧得旺不旺，“阿妈，炉子离床远一点，别烫着，也要注意通风。”老人拉着他的手说：“这

尽快把板房搭建起来

本报记者 徐驭尧 人民网记者 李海霞 次仁罗布

10月24日凌晨，在巴青县玛如乡二村，中铁五局现场施工员李坤终于等到了那批活动板房。

李坤是板房搭建操作手，地震发生后，从其他项目上被紧急抽调过来。选他，是因为他在定日地震救灾时搭过板房，有经验、手熟。

过去一整天，他都是在焦急中度过的。22日深夜，在睡梦中被电话铃声惊醒，他套上最厚的衣服就出了门。车在高原的夜色里颠簸，他望着窗外黑黢黢的山影，心里急得像着了火。“灾区海拔高、夜温低，板房早搭起一天，

群众就能早暖和一天。”他想。

23日中午时分，李坤和团队成员抵达现场。顾不上歇脚，他跳上机械就开始平整土地。李坤说，先把地整出来，板房材料一到就能干。

“牧区不比定日，这里村子小、人住得散。”中国中铁前线总指挥刘铭源说，“挖机要去平整场地，工人要来回跑，这样效率就不高。”怎么办？刘铭源的办法是“饱和式”——设备饱和和配置，人员饱和和投入，能平行作业就平行作业。白天时间不够，就24小时轮班，人歇机不歇。

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全力开展人员搜救，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央组织部强调，这笔党费要及时拨付基层，投入抗震救灾工作，做到专款专用。

截至23日4时，中央、自治区、市、县四级调配的救灾物资已陆续运抵灾区，包括板房1000套、帐篷3239顶、折叠床2821张、棉被4280床等。

记者23日从相关部门获悉：水利部迅即启动水利抗震救灾调度指挥机制；中国地震局启动二级地震应急响应，派出72名业务骨干携带专业设备连夜赶赴震区开展流动监测、灾情调查等，经综合分析认为，此次巴青县发生的7.0级地震为一次拉张型破裂，原震区及附近地区近几日仍存在发生有感地震的可能；23日10时，中国气象局进入地震灾害气象服务保障特别工作状态；金融监管总局启动保险业三级救灾应急响应；中国安能紧急从西藏拉萨、林芝两个方向抽调专业救援力量向震中机动。

记者23日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等灾后应急恢复建设。23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向西藏紧急拨付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国家卫生健康委已派出有关局负责同志带领国家级专家急赴灾区；中国人民银行开通国库资金汇划“绿色通道”；建设银行、农业银行第一时间启动抗震救灾应急机制；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紧急向受灾地区调拨赈济家庭包、卫生包、取暖炉等救灾物资3800件（套），后追加调拨50套应急厕所；中华慈善总会紧急拨付300万元救灾资金专项用于那曲灾区救灾。

（综合本报记者张天培、刘温馨、邱超奕、亓玉昆、韩鑫、王东辉、喻思南、刘志强、刘博通、蒋雪鸿、邓剑洋、申少铁、曲哲涵、白剑峰、吴秋余、郁静娴、屈信明报道）



图①：10月23日拍摄的巴青县玛如乡扎若改村搭建的应急帐篷。新华社记者 丁增尼达摄

图②：10月23日，西藏那曲军分区官兵在巴青县玛如乡格隆改村安置点为受灾群众巡诊。

黄世杰摄（新华社发）

图③：10月23日，消防救援人员在巴青县为受灾群众搭建帐篷。本报记者 徐驭尧摄

图④：10月23日，巴青县玛如乡扎若改村群众领取被褥。新华社记者 丁增尼达摄

供应总体充足，能够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巴青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永忠罗布说。

为了将工作进一步做细做实，西藏将妥善安置受灾群众，统筹处理好重灾区与轻灾区、受损户与非受损户，并进一步明确干部群众之间对口帮扶关系，将群众的问题明确到干部个人。

医疗防护也同步入户到人。在安置点，医护人员逐户为老人、儿童测量血压、体温，对重点人员建立健康台账。永忠罗布说，下一步将继续做好“一老一小”动态跟踪服务，确保不落一户、不漏一人。

夜色更深了。唐洪刚和工作人员步履不停，把温暖送进一顶顶帐篷。

夜色渐深，安置点反而更亮了。发电机嗡嗡作响，24小时照明灯具已经架起来，电线也拉进了场地。刘铭源说：“电先通上，灯先亮起来，群众住进去就是亮的、暖的。”

17岁的村民索朗赤列无比期待板房的建成和入住：“虽然这里是西藏偏远山区的一个村庄，但是灾害发生后，国家第一时间为我们建起了帐篷、送来了温暖，还马上建板房，我们无比感激。”

按照计划，500套板房在这两天全部到位，1000顶帐篷24日天亮前就能铺开。对群众来说，板房是临时的家；对于这些星夜赶来的建设者来说，让家早一点建成、亮灯，就是此刻最大的心愿。

在现场

记者手记

十万火急中感受生命重量

徐驭尧

10月23日夜，我们驱车从拉萨出发，在寒冷的夜幕中向灾区前行，凌晨3点驶进路上的一座加油站。往常，这个时间点的加油站空空荡荡，这一天车却满满当当。货车、轿车、特种车辆，一辆接一辆驶来，都是赶去抢险救灾的。加油站挂上又拔下，车门开了又关，那些匆匆来去的身影急切又坚定。无数车灯连成一条河，顾不上停歇，又继续向巴青流去。这是一种沉默的速度，沉默中藏着十万火急。

抵达震中时，灾害发生还不到12个小时，当地干部对灾害的情况已有了底数，“挨家挨户走访了3遍，反复询问群众的状态，就为了摸实受灾情况。”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夜晚，他们一遍遍摸排走访，声音已经沙哑，但依然充满耐心。这是一种有些执拗的坚定，让人心里发烫。

抬头望天，高原的星空低得仿佛伸手可触，每一颗星都亮得扎眼；低头看地，车灯与手电的光在大地上铺展，连成另一片星河，把希望一寸一寸送到灾区。